

孤独是 生命的清欢



余光中 张晓风 余华 等著
只有历经孤独，才足以活出人生的清欢。



潘耀明◎主 编

与作家们的文字相遇，在孤独生命的旅程中感受：

无法割舍的乡愁，锁不住的目送，
洗尽铅华的初心，岁月静好的清幽，
花开花落的一世。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文艺出版社

孤独是 生命的清欢

潘耀明 主编

余光中 张晓风 余华 等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孤独是生命的清欢 / 潘耀明主编; 余光中、张晓风、余华等著. —合肥: 黄山书社, 2019.6

ISBN 978-7-5461-8305-3

I. ①孤… II. ①潘… ②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114008号

孤独是生命的清欢

余光中 张晓风 余华 等著

出版人 王晓光
策划编辑 星 芳
责任编辑 朱莉莉
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
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黄山书社 (<http://www.hspress.cn>)
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230071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 200千字
印 张 8
书 号 ISBN 978-7-5461-8305-3
定 价 45.00元

服务热线 0551-63533768
销售热线 0551-63533788
官方直营书店 (<https://hsss.tmall.com>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
请与印厂联系。
联系电话 010-69590320

第一章 回忆是一种淡淡的痛

- 电车岁月 … 003
- 老厨娘 … 006
- 港人晒衣法 … 010
- 二十余年如一梦 … 013
- 从黑色到彩色 … 017
- 手艺人 … 020
- 指路的小孩 … 023
- 矮女人 … 026
- 一次展览会 … 032
- 路边的印第安老太太 … 036
- 过 年 … 040
- 老马不识途 … 044

第二章 我所理解的生活

尘 世 … 049

魔 镜 … 052

流动的屋顶，顽固的土地 … 055

输 液 … 058

笑着走 … 060

小事情 … 062

我一出生就经历了迁徙 … 065

望“猫”止渴 … 071

孤 独 … 074

眼前欢 … 076

面壁功夫 … 079

人的吃相 … 082

第三章 行走的人生

时 差 … 087

三点三，在南洋 … 090

非洲木雕的“根” … 093

人文精神的失落 … 096

寻根的人 … 099

字的缘 … 102

古今卖友记 … 105

昔阳感觉 … 110

上海的一瞥 … 115

书店·书城·书国 … 118

从“男女授受不亲”说起 … 121

遥望城市 … 123

第四章 孤独中的一盏灯

- 父亲·诗人·同事 … 129
- 父亲的脚印 … 133
- “你走啊，你自己走啊！” … 136
- 儿子忧伤的理由 … 139
- 老伴小记 … 143
- 等待着父亲和母亲 … 147
- 一对红帽子 … 154
- 从孙子到爷爷 … 163
- 为自己活一天 … 166
- 一盘七色菜 … 170

第五章 听一朵花开的时光

雪中春 … 177

有一颗星 … 181

花 缘 … 185

蒲公英 … 188

雪 … 191

静中草 … 194

古 松 … 197

雁犹如此 … 200

沙漠回访 … 203

黄河一掬 … 206

第六章 人间有味

- 肥 肉 … 213
- 吃腊八粥 … 216
- 北京饮茶 … 220
- 非常中国 … 223
- 清蒸鳊鱼 … 226
- 吃 藕 … 229
- 馄 饨 … 232
- 消失了的格仔饼 … 235
- 桂林米粉及其他 … 239
- 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 … 242

回忆是一种淡淡的痛

狭窄的柏油马路，汽车不多，偶尔有辆载客的三轮车经过，再不多久，一个男人踏着单车，慢慢踩过女孩面前。候车亭里的搭客照样是原来的那两三个。时间似乎停顿下来，空气安宁恬静，一切都悠悠徐徐。路边一只黄狗，懒洋洋地卧躺在一棵椭圆阔叶子的海杏树下，一动也不动，仿佛睡着了。

电车岁月

朵拉

站在候车亭，明媚的阳光暖暖地洒在五岁女孩的身上，不觉炎热，那建筑物低矮的纯朴岛屿，午后多起风。海岛的风带着咸咸的味道拂在女孩脸上，过长时间的等待令女孩不耐烦，可是她没有出声。牵着她的手的妈妈，感受到女孩的不悦，安慰地说：“别急，车子马上就来了。”

狭窄的柏油马路，汽车不多，偶尔有辆载客的三轮车经过，再不多久，一个男人踏着单车，慢慢踩过女孩面前。候车亭里的搭客照样是原来的那两三个。时间似乎停顿下来，空气安宁恬静，一切都悠悠徐徐。路边一只黄狗，懒洋洋地卧躺在一棵椭圆阔叶子的海杏树下，一动也不动，仿佛睡着了。

终于听到“叮叮叮，叮叮叮”，那是女孩记忆中第一次看见电车。妈妈说：“叮叮车来了。”黄狗抬头看了一下，继续午睡。扁瘦的巴士，车顶两根铁条悬在空中的电缆索上，电车行在马路中间埋着的铁轨上，循着轨道向女孩走来。

睡到半夜，突然听到“叮叮叮，叮叮叮”，梦中的女孩睁开眼睛，一丝亮光从昨夜没扯密的窗帘隙缝间穿透进来，“叮叮叮”的声音恍惚在光线中舞蹈，旋律优美地跳跃到室内。她把被子再拉高些，盖住裸着的肩膀，开了一夜冷气的房间寒意颇深，亦是那冷，叫她惊觉人在香港，这里是湾仔的一家酒店。

起身拉开窗帘，金色的阳光毫不客气，大刺刺整片“啪”的一声坠落房内，原来天早已大亮，她望出外头，街上那“叮叮叮”是行经窗外的电车。

昨日抵达香港，朋友带去吃饭，在金钟一栋大楼里的北京楼酒家。曾在北京求学的朋友，对北京菜情有独钟，把他觉得最好吃的美味可口肴馔，盛情介绍给来自南洋槟榔屿的客人。饭后出来，行不多久，听见“叮叮叮”，一愣，抬头，竟和马路中间的电车不期而遇。

绿色、瘦高、扁狭的双层电车，穿过她面前，穿越过她记忆中的童年。香港和槟榔屿两城有着十分相似的建筑物、饮食和生活习惯。她是香港的观光客，人在港岛但觉熟稔和陌生竟并存不悖。

四通八达的香港地下铁，给旅人提供方便的交通网络，她却每天特意搭电车，悠闲自在，亲密无间地和周围既熟悉又陌生的景物沟通。

多么不可置信呀！来到香港，竟是为了和童年电车重逢？

为了寻找，旅人一直在路上。

二十年后，终于回到故乡槟榔屿，听说新政府打算重新启动电车系统，把埋在马路下的铁轨挖了出来，后来不知何故，又填了回去。五岁的叮叮车记忆继续尘封。她手握方向盘驾着车子经过其中一条旧日电车道，路名日落洞。从乔治市区中心，经过一条淡水港，水港长年污染，黏胶似的黑色海水龌龊得无法流动，近来因环保呼声升级，市政府才忙碌地漂白洗净，这段路便是日落洞大道。为了过渡快速增添的车辆，不得不新设交通灯。她刹车停下，待绿灯转亮。这路往前直行，可达槟城国际机场。就在红灯转绿，旁边的车子纷纷开动，“奔驰”宛如无法停滞的生活，她也踩油要向前的时候，恍然看见马路对面有个小女孩站在候车亭。

那五岁的女孩竟没有搭上循着轨道而来的电车！

远处传来“叮叮叮，叮叮叮”……

这是槟榔屿抑或是香港？

老厨娘

黄秀莲

早上读报，有一则新闻，说某小学有心要改良学生的膳食，让白饭、蔬菜都即煮即派，其他镬菜^①则仍由供货商的厨房运来。报道说，厨娘抱怨政府供应的工具不好用，然而那边厢的学生都把鲜味吃出来，不但不浪费新鲜饭菜，反而味之津津，意犹未尽，排着队要添饭。

放下报纸，仿佛有一阵饭香飘来，一个久没想起的身影蓦地涌上心间，我又跌进回忆里去。

我初出来工作的那机构，午膳时是几十人共吃大锅饭，大家合资买米，还聘请厨娘来烧饭，厨娘负责烧饭，把各人自备的镬盒翻热、清洗碗筷。功夫不难，请人却难，尽管工资以月薪计，但工时短，待遇始终是微薄的，一连两三个来做兼职的家庭主妇都来去匆匆，终于请来了一位老婆婆，才把饭局稳下来。住家米

^① 方言，即下饭的菜。

饭，色白粒幼，分外鲜香，非食肆所能比；中饭时分，巨型的乐声牌电饭煲盖轻轻起伏，低低咯叫，而水蒸气正氤氲氤氲，炊烟也缭绕缭绕，饭味已芳芳馥馥，这种人间烟火，家常风景，平淡中别有一种踏实可亲的情味。

老婆婆大概有七十岁了吧，她佝着背，穿着唐装衫裤，不辞路远，天天坐二号巴士，从苏屋邨颠簸到尖沙咀，穿过繁华盛极的街巷，登上意大利式的回旋楼梯，为几十人的大锅饭，更为自己的两餐，风雨不改，前后共服务了五六年之久。

那是八十年代了，一般妇女都穿洋装，老婆婆却仍穿旧时衣物。同样是唐装，以她的年纪和环境，当然不可能像电影《岁月神偷》里吴君如穿得那么贴身、光鲜、缤纷，那年头知慳识俭的妇女，会拣些廉价的布头布尾，凭一剪一针一线缝制衣裳。看得出她那身衣裳乃自家手作，色调黯沉，裁剪未工，线步不密，企领大襟布纽之下，隐隐然透着一份勤俭的德性；然而她那一身落在岁月之后的贫妇打扮，在经济起飞的年代，更见寒碜。

每逢饭前时段，她总在这一头的洗手盆淘米，再走十几步，拐一个弯，把电饭煲放在另一头的电插座前；电饭煲腰大十围，她却瘦骨嶙峋，煲大人小，成了强烈对比。司其事的同事教她凭镡盒的多寡来决定米量，所以量米前，她一定念念有词，认真去数。待我们吃饭时，她无事可做，唯一可坐之处是小厅的沙发，便坐着等候，大抵是怕人家怪她悠然闲坐，怕人家误会她躲懒，

所以起初显得有点儿不安，双手轻轻互搓，一双大眼睛留神看，看看有什么要她去做。那老式真皮沙发挺大的，她坐在其上更觉弱躯嶙峋，幸而精神尚好，工作也不粗重，应能胜任。

老婆婆渐渐适应了工作环境，一遇见我们就主动招呼，完全是那一辈人的礼教，可是她绝不言多嘴碎，而且十分自觉地懂得避忌，动作都小心翼翼，不敢呼呼吸，怕吵着我们。当然，人老了，手脚一定不麻利，偶尔也有一些人摸摸馊盒，轻怨道：“阿婆洗得不干净，回家得再洗。”但她落力苦干，只烧米饭，不生麻烦，所以也没人会欺负她。在无厨无灶的小角落烧饭，这份本来无人问津的差事，她居然做得欣欣然，十分投入，略无嗟怨。唯一不满，是一些人分明带了馊盒，却又临时改变主意，上馆子去了，也不交代一句，剩下的白饭放在大汤碗如小山丘，那时她会嘀嘀咕咕。习惯了浪费的现代人，对上天的恩赐、老农的血汗、厨娘的辛劳，是如此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。

每逢过年，盛米的胶桶之上、古典大木窗之下，总有连枝带叶的橘子，默默地低诉她的祝福。人习惯了享受美好的东西，便视之为必然；既然天天有新鲜米饭可吃，老婆婆又从不请假，渐渐大家都把她的服务视为天长地久，没想到她突然病倒，甚至要辞工，这时才醒觉到一锅软熟的米饭来之不易，饭局恐怕再难撑持，以后只得吃隔夜饭了。负责饭局的同事相当古道热肠，建议把饭局的余款送给婆婆，便逐一咨询，竟有人三角眼翻白、嘴巴